繹志

繹志原序

晩季風氣寖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緣情事以立論敷詞篇什短小易於結構耳求其無所附緣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所述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為高論善辨騁才以遂其所見意嚮詭僻其背戾於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丞領鄉薦入　興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既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還之恩丙諸　本朝不忤於時無羨於世歸臥天門巾柘閒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

於書靡所不讀而淡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淡泊
與博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著
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慈幸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於先
生既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讀先生之詩亾何先生
歿念慈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襲所求得
先生所著。經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逮尚論
虞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
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
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
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
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檃括荀楊文中
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慈

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於先生生存之日問辨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慈又烏得讀也所苦客裝微薄不能亟謀梨棗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攜之並略序其管蠡之見以歸之嘉言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靈其式憑焉會當有知而傳之者嘉言其毋以湮滅過慮可也念慈所見於先生者尚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

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上浣二日前竟陵令

涇陽李念慈書於澠池道中雨雪旅次

繹志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序曰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
廣通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些
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䌫事蝟[illegible]而

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亾之深以爲恨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撿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鋟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燮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龍意以不見　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并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燮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

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葢星伯故識龍子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予淡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亾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於所識斐東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遺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没亟出重貲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録之亡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

幸哉道光十七年歲丁酉三月朔日戊寅刊成附識于後武進李兆洛記

釋志卷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爲大人焉學爲聖人焉爲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爲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爲學示人也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已試之方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之事取則而無差在乎積勤不倦終身從事焉爾人一日之中有四氣焉有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氣有專一之氣淸明之

氣衆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於事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宜矣專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於復性性者人所固有也然一麗形質卽受程於氣而受蔽於物氣有强弱蔽有深淺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也而使之歸因其岐也而使之衷因其微也而使之著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所無不縱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於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出於清明不出於昏雜卽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

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勤使生意鬱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瑩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塡塞虛靈使光明不續功虧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盡性之功必先窮理卽事窮理謂卽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卽得其理矣卽物窮理謂卽物而推爲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違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遝至而資用不匱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已見以爲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

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眞是有眞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卽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卽精微元妙無當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虛者寸步卽顚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願人有此病也若夫眞妄之際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僞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凝然而淡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質所以制其僞也取

於其貞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宜也取於其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燎以道之薪燎既具而馳榛莽之墟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者必沒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抗塹而憂狂走之自蹈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耽捷徑者也舍大道而築曲學昧近功者也君子之學辨之有素矣欲爲聖賢必以聖賢爲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也古人羹牆寤寐之說皆是也其馴而習之也所行必正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得也斂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厭不動

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捷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竹三辛
若白黑輕若羽毛拒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嬴
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間歷聘而不言勞盡已而不爲
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爲無益不以聖
賢踐履爲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
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
之分而內之情欲外之時埶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內者欲
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
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埶已先據之矣事與
事相距則枘鑿而不入理與理相錯則雜揉而難稽心與
心相攖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顛沛
皆仁也壺飧饙饎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傴僂銜觴皆

禮也昧爽待旦皆思也故學之始也学侗顓蒙不甚相遠有所感而即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慕愀然而省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爲其所爲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也與之爲優游與之爲嫻習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所見無非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歲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袒滚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談都會之美者使人跂遡峻激之湍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牆不爲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爲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說極精即事仍未精者究此一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

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內心之疚猶恐爲一人之義非天下古今之義也又恐爲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且以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恤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衆義錯峙而迭見或一義絪緼而包羅散一以爲萬合萬以歸一纖毫不爽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脫舍禮樂所以養德也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然而君子之學不

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適而不出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過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闊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虛遠者指以實地宜自驚不能自驚不可以藥虛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不已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圖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脫舍之事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而攻治之同一書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尚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詡詡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

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悅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衾影屋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之閒終生誦習祗見其齟齬渙散補綴掩襲不得浹洽脗合之處皆爲人設之也故理義悅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悅處物爲義見其處之合宜則悅以古人理義之事度吾心所欲爲之事多與之合則悅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繹浹洽於心則悅故古之學者書傳疵瑕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浮慕於此所長者欲也聞聖人之言即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即得其凝道之體故歛藏如

秋冬靜謐如井泉鎮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湓然不見其端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厦貯錢穀積之雖多要皆收斂蓄藏閒若無所有也室廬狹小不能多藏而積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漫朽蠹不可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凝承一也褊淺勃露者有名位卽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卽以義理驕人以言乎名位則驟遷而驟蹶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窒故名位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凝承而後成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遷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如蜾蠃之祝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遠矣雖有聰明之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既得所假又恐安其

所常見溺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讀非聖之書即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者善矣究經傳微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僞覽山川形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業必擇藝所志必擇類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川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儀刑於家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說有餘應務則疎容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即非天下不可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斐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或遊心六藝但以飾智驚愚所務尚者匪勤於意見即慕

於浮名非狃所獲而自足卽妄引所未至以自欺所學雖
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當居前雖多無益也
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
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
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況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
己之所爲或是或非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二古人之事
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
矣又不可漫云是非當求所以是非之故一一爲之舉似
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己見當旁求古人已定之論
以爲証據庶幾所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淸夜夢覺之間
與夫羣居旅遊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
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寧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有問

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爲爭爾好侈者取舍之迹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與以從事范如摶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爲定案實謂在我者不可以疑似爲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臧否皆芸人之田也時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精切較量我所爲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爲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 此中格格不樂與皇雖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能雖欲務多而不暇矣況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爲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抽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繫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爲

學之事也

明道篇第二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河圖洛書錯綜陰陽者也故論道者本焉書之典禮詩之治亂亦道所聚也陰陽五行之理自一而兩自兩而五自五而萬皆有生之者有成之者陽之所生陰以成之陰之所生陽以成之春夏所生之物至秋冬而後成秋冬所生之物至春夏而後成無一物不備四時之氣者其不備者皆偏至之氣非中和之氣君子不貪以養生不象以立德也故曰易之陰陽道所從出也五行有生之序有行之序洪範所云生之序也月令所云行之序也洪範之序二氣交感而相生月令之序形質相續而爲生五行皆天地所生或同時並生或先後殊時皆未

可知但既生之後循其天一地二之數若有序焉至於四時則以司權爲先後如周禮六卿以所職爲序非官次有尊卑也此自然秩序非人造也惟天道交合二氣而生人事錯綜天道而成故聖人制爲典禮上下相臨而治貴賤同等不可治也昭穆之位祖孫可同父子雖近不可同也天道即樂也人事即禮也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治第明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動盪不息參差不齊値其正者則日月光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寡過即民間謠俗亦可互相砥礪

得性情所安値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震裂川朓日食
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沸騰陵谷易處普天
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蹙蹙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
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
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
故曰詩之治亂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
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旣曰生之何由戕之旣曰鞠之何
由棄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亾不以易地而有
加損不欲奪人之生靳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事仁
義之心而無餘也有德者有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
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五常表其形質
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凡在

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有不會者即是差錯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即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証所合則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聖人之理何以其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捥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和懌先後導民之迷故其為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

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淪喪胎車歷聘揖讓人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暉映其間所以扶道之微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抵險以挽其悖聖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動不違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人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間由乎人與道原無間也相與行道在人者猶在己也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所行之道皆人己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天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間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律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

口體之身而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實矣既有動靜即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即有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生以後不可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必求其定體王者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强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即道也過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涸咸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者人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之大指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私之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

人之書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之靜而無事則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動而有為則曰上帝臨汝勿二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堅之在位之臣相與為讒慝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栗敬畏嚴栗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栗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徧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爰究爰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值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慎行不遷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

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恠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恠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卽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寘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流露披寫可以無餘絪緼而性爲根柢發而爲幾則端乎正直之幾也暢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卽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卽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淸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

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迨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胄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瑞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朐劇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檀之志衆所同好也而赤芾充於朝靑蠅止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跡衰世之餘

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即生稟賦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脩悖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越椒楊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

性惟荀獨悖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宋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夭氣也所以吉凶壽夭理也氣得理而覬覦息如牧羊子夢爲王公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爲脩短一爲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脩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脩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卽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

也說書者以明德爲命說詩者以天理爲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歷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爲命聖賢以行道爲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爲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爲命顯仁者以昭著爲命達幽者以隱遠爲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也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即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間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爲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蓋一物各爲一命萬物合爲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

此此言其理者也龍逄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穆子祈死而死郲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牖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弒二君而死公子慶父公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盆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死貪死佞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夭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攢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讒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徵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

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弒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久也人且遲之不知肉人者其所為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遲速委曲或為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脩悖頓喪所恃即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敝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況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設常當小有差忒輒生皇哉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己以俟沴氣之告終天道

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貴賤之故欲以下士之譊咋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沸鼎之中而創枯魚之泣耶況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治世者命必達生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穀彼獨罹罪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不思未成之幾尚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日一作而不易豈識微之論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爲則不爲矣雖若受制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已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以此自制

而不狃於爲惡尙可拯救十之五六使不至殺身則命之說大有益於小人此天心之仁愛人也性原於天其體常明非物誘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掃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別也

立德篇第三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卽理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當然自然者衆善所同出也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强則知當然者不可易聖人教天下因人物所當然爲之品級爲

之節制天下由而不悖而謂之道君子脩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過非幾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有之謂德道有榛蕪有岐徑有半塗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加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穫矣獵已饗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爲江河終爲汙洼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閼宜護惜焉使不至流濁故蒙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護惜也既疏導之又護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既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大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深山

之中石璞之內不在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膚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膚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爲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雖盛大如江河要皆逝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爲寶德以無聲與色爲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既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遂徑常輕熟靜之關捩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

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為動之幾遏欲之功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即其機而遏之則不失靜之體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君子脩德為務私欲之發亦微矣從其微者制之似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為難遂不妨與為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不戒以為固然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於前即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淺藏於心謂可閟匿也一念初生常若衆耳衆目伺乎其側雖無他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

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凝然難犯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地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而無所交入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然存理去欲又當兩路擒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克己所以去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來方寸之間自然有渣滓宿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淡皆濁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況以私欲績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否

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悲尤可痛也入德之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沖淡簡要溫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精氣禮猶體質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事也德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豫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絪緼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藏於根荄者自有天地以來至于萬年之久草木之花實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無不

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縱一横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不實即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既得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斯名焉苟不微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内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既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既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隤隴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積累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履常而脩德者温恭之基也

之富求逞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故養心者一以貞之恬以守之淸靜以滌之憬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還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眞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自以爲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圉然而足力止於百里目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畢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覩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爲心嗜欲

不畱智巧不萌以此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淸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流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間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率其天性爲之不特出於私己而爲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爲禽獸卽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爲義理强齊義理爲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榦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況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爲之象也既充實焉

又轄翼焉有檢之裏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幾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爽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樗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所麗如臨民者舍嚮明之處親奧窔之隅也故必措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其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袖洎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墉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窮通利害之交

如大敵攻圍於外奸宄竊發於內雖有高城深池亦瓦解矣私欲未淨心未澄徹敝敝焉日以學問爲事見聞益廣才智益優適足增其雜亂長其驕吝又加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洽獷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弭內亂不暇禦外寇矣君子養心不使有孤立之理曰禮曰敬曰恕皆所以爲仁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皆所以爲義多爲之塗以厚其勢又躬行焉以調御其生熟如大敵攻圍於外謀臣猛將盡其捍禦於內何閑之不固何寇之不北哉思者心之職也養心者不可不善其思一室之思可決一世之得失不窺遠見天下必非弊營之思無關得失之數者也在人之思可通物類之頑冥一氣感而有情應必非憧憧之思無當感應之理者也盡天之使

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爲聖賢亦可爲愚不肖也以其受指於天故止可爲聖賢必不爲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愼思也

脩身篇第五

記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脩身之事莫先爲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葢義理所聚也義理周流物我無間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間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間爲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淳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間行諸已而不遷仁道在

是爲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惰慢必虔閒絶必續外弛必閑內縱必斂孤立者輔雜揉者純敬讓而寡過凝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人去壅閼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瑩湛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間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己可奪朘削無不可爲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固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淸明在躬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間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間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瑩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

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遣不勝其慾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阻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績其質雖嘉獨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爲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並也六氣之和以爲使五行之物以爲用法象以爲紀九有以爲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來蓋衆美之所會以成其爲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聚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濱山側陋之儒待之之躋于

朝廷傾側擾攘之世待之歸於畫一機巧趨利攫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撼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氓不識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于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脩短之謂而實吉凶脩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爲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享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

於符契所以敎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亾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夭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敎者亦備是以亢宗庇身以及子孫所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竭蹶畎畝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愼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敎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恆業而肆其頑嚚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主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

其怨府所謂詩書禮樂威儀俯仰無不斲削淪喪以至於殆盡而欲集衆多之祉敝無窮之壽豈可得耶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亂生於萬物不和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由於廢禮廢禮於微而求中和于著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衆所共由之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欽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間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寧止橫逆不加免於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尚且封植愛惜不使曝諸風日汙以塵垢而況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脩身之要有三

居心宜淸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
汨沒等滅卻一時妄念卽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卽
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
前者天地不能違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
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淸也非惟心不可放卽氣亦不
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
君子非禮弗禮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躁動
失馭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於中必威儀喪於
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障簏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
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淸卽容
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
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牕淨几不移時而塵

埃集清池瑤墀不歲月而苔草生因積漸而有垢翳因垢翳而致蒙蔽聖賢事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滌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遠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聞過而痛其不聞過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並投善者如木之條幹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過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卽爲不善不善卽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

載人當隨事警省也威儀不謹人見爲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爲可駭言行不稱爲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絶之一日之間非簡細故以自崇即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爲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即謂之惡人事筦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筦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爲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警省而已一卷之書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脩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私意中帶出然其爲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零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清零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

已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即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疏懶即不可遇事解弛平日浮慕居多即不可存近名之念平日私己居多即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即醫知過即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譏然後不敢為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即不為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為也以恐懼而弗為若無恐懼即為之矣以恐懼不為惡猶好名而後為善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為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為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為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

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旣爲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量之外聽其缺略亦非待揣摩計較勉强行乎闊大之塗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徤順卽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意爲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已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爲善去惡之事不獨己欲爲之又欲人人皆爲之善之在己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己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卽改之不必己有過也己雖有善或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爲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己成之惡皆反而爲善所以去其間隔而同天地之心也但能爲善不知去惡

則所爲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爲君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閨門之和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之也然而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胷中無附麗夾雜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緒皆爲欲所使也人事千蹊萬徑皆爲欲所亂也嗜欲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言者亦非此亦畫地爲餅不可啖也君子之脩身也觀宥坐之器知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

觀水之趨壑知處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殖知重厚多育也
觀川之懷珠知潛必著也觀蛾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
鳴鶴之相應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岐路多迷知
善惡之分其始甚微終甚遠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剖
而爲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間貴其
兼容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
不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
禦患於外也觀風雷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宜
速也觀蘋藻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觀溜
之穿石綆之斷幹而懼夫朝夕之積劘也觀鼠晝伏夜動
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
伐性甚於顓蒙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車易於山徑

螘壞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慎所以杜之者太盜殺越不以晦夜鼷鼠竊庋不以拊揵猛虎突藩不以衡機煙炎漲空不以籔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是故君子慎所以縱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盍書於大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為君子者不可不知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損者也不急之事事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及四海之內埶位為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何人孰非念之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之古之君子頤指氣使之人晏安鴆毒之欲浮華無用之

察矜張誇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謗我者責我以善也人顧怨之君子不惟不怨卽所責之善吾旣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又顧狃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鞕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子矜尚存乎心不見人之勝已間有見其勝已者亦不承之以受益而承之以媢疾矜尙見乎面人不肯以所長相助久之不知人之遠已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已者是以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此亾國喪家之言不知自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衆望君子憂之於名理之外別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之功在身外若人器

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體性獨恢君子危之若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無餘念於得中無求多於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有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常知已之不足則勝氣日消常知世之廣大則溢情自斂若此者知節故也恃刃之利而敝敝焉以割物爲務必物與刃俱傷恃知之多而敝敝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困凡人處分量之際禍福成敗不足止其踰越之心知四時之必不可過則詘然止矣四時者天地盈虛消息之節也春夏之間乘長養之氣日見敷腴未嘗充實也未嘗堅凝也秋冬之際申以露戒以霜禮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天地之道原無所謂贏也充實而已矣堅凝而已矣君子以此爲心然後所得於身者皆充實堅凝爾

繹志卷二終